

那些知晓前世的古人

文 / 心平

整理旧物时，我发现地下室放置著一台老式缝纫机。费了好大力劲把它搬出来，只见台面上落满灰尘，铁架也早已锈迹斑斑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只有小时候见外婆用过这种机器。缝纫机虽然不大，却内有乾坤，设计得十分巧妙。不用的时候，它就是一张普通的桌子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，所以平时它也是我的专属书桌。只有要用时，才会把藏在台面下的缝纫机翻转上来。外婆脚踩踏板，俯著身子缝制衣物的样子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“咦，这不是缝纫机吗？”上小学的女儿突然说道，我不禁吃了一惊。

“你也知道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把缝纫机这么从木板里拿出来，这么滚著轮子，脚这么踩。”女儿边说边比划著。

“你知道的不少嘛？你看谁用过？”

“我没看谁用过，这是我第一次见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“真的！我真的第一次见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看得出这是缝纫机的？而且还知道它是怎么用的呢？”

“我就是知道啊，我一看到就知道了。”

我看看女儿，又看看那台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开的缝纫机。她的样子也不象在撒谎。这件事让我想起早些时候读到的一些古代故事。

羊祜是西晋名臣。《晋书》中记载了他儿时的一件奇事。羊祜五岁的时候，突然心血来潮，让他的乳母帮他拿一个自己以前用过的金环。乳母以为小孩记错了，就说：“你可没有什么金环。”

小羊祜见乳母不明白，便带著她来到邻居李氏家中。到了那家，他直奔院子里的一棵桑树下，只翻找了一会，便从中找到了一只金环。小羊祜很高兴，拿著金环就准备回去。邻居见状大惊失色，说道：“你怎么能拿走我死去儿子以前弄丢的东西呢？”

乳母也被眼前发生的事情惊呆了，便把刚才的经过对邻居说了一遍。李氏这才明白，这位邻居家的孩子竟然是自己已故儿子的转世。

当然，这类故事远不止一个。

隋朝开皇年间，崔彦武任魏州刺史。有一天，他巡视城中时，突然象想起了什么，显得十分惊喜。他对随从说：“我前世曾是这里的一名妇女，现在都还记得我的家在哪里。”说著，他便带著随从穿街过巷，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口。

他敲了敲门，从屋子里出来一位老者。老者见到崔彦武，便上前拜谒。他随老人一同进屋，来到正堂后，望著离地六七尺的一处墙壁突出的位置，对老人说：“我以前读的佛经和五只金钗都藏在这墙壁里。佛经第七卷末尾的文字被火烧了，所以我如今每每背诵到第七卷的时候总是会忘记。”

于是众人凿开墙壁，果然从中取出了经书和金钗。主人见后哭著说：“我的妻子生前常常诵读这部经书，金钗也是她的。”崔彦武又想起了什么，指著庭院中的槐树说道：“我生孩子前，曾经把剪掉的头发放在树洞里。”随从上去查看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长发。

有些人的“前世记忆”似乎与生俱来，也有人在是修行中渐渐明白的。苏东坡就曾多次在诗文中透露有关自己前世的信息。他在《南华寺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云何见祖师，要识本来面。亭亭塔中人，问我何所见。可怜明上座，万法了一电。饮水既自知，指月无复眩。我本修行人，三世积精练。中间一念失，受此百年谴。扪衣礼真相，感动泪雨霰。借师锡端泉，洗我绮语砚。”

在诗中，苏东坡了悟自己曾是三世修行之人，只因一念之差，断了修行，方才转世投身到红尘俗世，名利场中。在《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·过旧遊》中，他又写道：“前生我已到杭州，到处长如到旧遊。更欲洞霄为隐吏，一庵闲地且相留。”苏东坡说自己前世就来过杭州，每到一处都是在故地重遊，而且还表达了想在此处继续修行的愿望。

钱塘西湖寿星寺老僧还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情：东坡来到杭州时，曾与参寥子同登寿星寺的方丈室，他对参寥子说：“我生平第一次来此地，却感觉眼前的景物非常熟悉，彷彿以前来过，从这里到仝堂，应当有九十二级台阶。”于是他们派人去数，果然是九十二级。苏轼又说：“我前世是这里的僧人，如今寺院中的这些和尚，都是我这一法门的。”

其实，类似的故事并不只存在于古代。如今在网上搜索一下“再生人”、“转世”等词，可以看到许多相关的报导和案例，比如，湖南通道坪阳乡流传的“再生人”现象等。

如果有一天，您的孩子突然说出一些令人意外的“怪话”，不妨先听一听，不要急著打断。说不定在那些看似天真的话语背后，还藏著一段我们尚不了解的轮回故事。

谁教会鸟儿筑巢？文 / 长袖客

一只鸟衔著一根草，从树梢间掠过。

那根草很轻，轻得落在地上几乎不会有人注意。可它没有把草随意丢在枝头，而是用喙一次次穿插、缠绕、拉紧，把柔软的草茎固定在树枝之间。另一根，再一根，原本毫无形状的枯草，渐渐有了弧度，有了入口，也有了可以承托鸟蛋和幼雏的空间。

我们常把鸟巢想得很简单，彷彿不过是几根树枝、几片草叶堆在一起。真正仔细去看，却会发现，鸟类世界里的“建筑”远比想象中精巧。

织巢鸟会把细长的草茎一根根编进巢体。有些巢悬在枝梢，入口向下，象一个精心编成的草篮；缝叶莺甚至会用尖细的喙在叶缘穿孔，再用植物纤维将几片叶子“缝”在一起，在叶片之间藏起柔软的小巢。没有针，没有线尺，也没有人示范，它却知道哪里可以穿孔，怎样牵引纤维，又怎样使叶片既合拢，又不至于撕裂。

于是，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便出现了：谁教会鸟儿筑巢？

生物学把这样的能力称作“本能”。这个词当然能够描述一种现象：鸟没有经过人的训练，到了适当的时候，就会做出与自身生存和繁殖相适应的行为。可是，“本能”两个字说出了它生来就会，却并没有回答另一个更深的问题：为什么它生来就会，而且偏偏会得如此合宜？

一只鸟被创造出来，并不只是得到一副羽毛、一双翅膀、一只喙和两只爪。它还要知道什么可以吃，哪里能够找到食物，怎样躲避天敌，什么时候求偶、繁殖，怎样筑巢、孵卵、喂养幼鸟。翅膀、喙和爪，是看得见的赋予；而 these 与生命相伴而来的能力，则象是另一种看不见的赋予。创世主创造生命，不只是给它一个形体，也把它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智慧，一同赋予了它。

这种智慧到了群居织巢鸟身上，显得更加令人惊叹。南部非洲的群居织巢鸟不过麻雀大小，却能够共同建造巨大的永久性草巢。远远望去，那座巢象一大团干草压在树冠之上；从下往上看，可以看到许多个通往内部的入口。巨大的巢体中分布著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巢室，可以容纳多达 500 只鸟、数十个织巢鸟家族，有时还会成为其他鸟类的借住的“公寓”。

它最令人著迷的地方，并不仅仅是“大”。

这么多鸟共同生活，并不是混杂在一个巨大的空洞里。整体是一座共同的巢，每个家庭却又有自己的巢室。鸟群不断衔回草茎，维护、修补和扩展这个共同结构；一些巨巢经过许多年甚至许多代仍在继续使用。于是，在荒凉的非洲旷野上，一根根微不足道的草，竟被许多小小的生命连接成了一座可以延续百年的“生命之城”。

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这座巨巢并不只是“住得下”。巨巢的外层常由较粗硬的枝条和草茎构成，形成具有一定防护作用的结构，可以减少天敌接近内部巢室的机会；里面一个个独立的小巢室则铺著较柔软的草和羽毛，能够起到良好的隔热保温作用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鸟儿衔来的一根根草和枝条，最后不仅组成了一座“房子”，也共同形成了一个更适合生命居住的环境。

它们当然不知道什么叫保温层，也不会计算温度与热传导，却依照生命中已有的方式，把一根根草和枝条放到合适的位置，最后使整座巢自然具备了这些功能。

这样的巨巢不仅用于繁衍，也是一个集调温、防御、育幼、群体生活于一体的巨型生命支持系统。这已经不只是筑巢的技巧，而是一种更深的能力：共同生活的能力。

一个生命若是群居而生，它所需要的就不只是自己会找食、会躲避危险，还要能够进入一个群体，与其他生命共同维持某种秩序。群居织巢鸟让这种看不见的秩序变得可以被看见：共同拥有一个整体，却并不因此失去各自的位置；彼此依赖，又并非彼此取代。正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在整体中完成自己的那一部分，那座远远超过单只鸟能力的巨巢才可能形成。

这也让人重新认识“造物”两个字。

如果只造出一只鸟，还远远不够。它需要树木承托巢穴，需要草茎作为材料，需要种子或昆虫作为食物；它的后代需要适当的温度与庇护，它的数量又受到食物、天敌和环境的制约。树木本身又需要土壤、水分、阳光以及其他生命参与它的生长和繁衍。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不断相接，



最后形成的不是一条简单的链，而是一张几乎无法穷尽的生命之网。

因此，生命的奥秘并不只藏在生命自身。看蚕，会惊叹

它小小的身体怎样把桑叶

中的物质转化成丝；看鸟，会惊叹它怎

样把草茎编成巢；可是继续看下去，我们会发现，还有一些更大的奥秘藏在生命与生命之间：为什么一种生命所需要的，恰好能够从另一些生命和环境中得到？为什么不同的生命既彼此给予，又彼此制约？为什么千差万别的生命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某种动态的平衡？

这时再回头看那只衔草的小鸟，眼前的景象便不同了。

它并不知道什么叫建筑学，也不会计算材料的强度，更不会站在树梢上思考一座群巢如何运行。它只是依照自己生命中已有的方式，把一根草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。另一只鸟也如此，再一只也是如此。无数细小的行动彼此接上，最终成为一个单独生命无法完成的整体。

也许，真正值得惊叹的并不只是鸟巢本身，而是生命被创造时所具有的那种完整性：它不只知道怎样成为自己，还能够进入与其他生命的关系之中，在一个更大的秩序里生存、繁衍，又成全别生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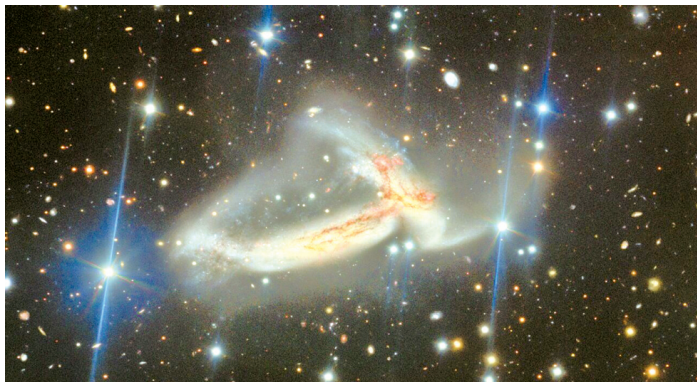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“谁教会鸟儿筑巢”这个问题，最终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比鸟巢大得多的地方。

从一只鸟，可以看到能力；从能力，可以看到关系；从关系，可以看到秩序；再从秩序之中，看见造化，最终看见创世主的伟大。

认识万物的过程，也是在重新认识生命、天地与造化的过程。

宇宙奇观：

相互拥抱的一对螺旋星系



图片来源：国际双子座天文台；影像处理：J. Miller & M. Rodriguez, TA Rector, D. de Martin & M. Zamani

在宇宙深处，两个螺旋星系正在彼此靠近，在引力作用下相互牵引、改变，并逐渐走向合并。位于夏威夷莫纳克亚山的双子座北望远镜，以清晰的影象记录下了这一壮观景象。

NGC 7253 位于飞马座方向，距离地球约 2 亿光年，由两个相互作用的螺旋星系组成。它们已经进入彼此引力强烈影响的阶段，正在缓慢地走向合并。从新公布的图片中可以看到，两个星系原本舒展的旋臂已经被彼此的引力拉长、扭曲，显示出两个庞大的星系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的宇宙相遇。这种相互作用与最终合并，将持续数十亿年的时间。

然而，星系之间的碰撞并不只是破坏。当两个螺旋星系相互作用时，其中的气体和尘埃云受到挤压，局部密度迅速增加，从而触发大规模的新恆星形成。许多年轻恆星释放出强烈的紫外辐射，将周围的氢气电离，形成被称为 H II 区的区域。图片中散布在两个星系旋臂之间的一团团明亮粉红色光芒，正是这些活跃的恆星形成区。

也就是说，在两个庞大星系彼此拉扯、原有结构发生

改变的同时，新的恆星也正在其中大量诞生。

而这幅宇宙图景的呈现，还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——几位在夏威夷天文台实习的高中生。他们参与选择了 NGC 7253 作为观测目标，并为最后获得的图象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夏威夷名字：“N Uhane Māhōe Huki Pū i ke Ola”，意为“双生灵魂汇聚，创造生命”。

参与项目的实习生马努·席尔瓦－桑帕约说：“对我们人类来说，恆星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，因为我们的太阳也是一颗恆星，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存。”

这个名字与眼前的宇宙景象恰好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。在人看来，“碰撞”常常意味著毁坏；可在浩瀚宇宙中，两个星系的相遇，一方面撕扯和改变著它们原有的形态，另一方面却又压缩气体和尘埃，使新的恆星在其中不断诞生。

毁坏与新生，竟然可以发生在同一个过程中。也许这正是这幅星空图象最耐人寻味的地方：宇宙中的一次相遇，并不一定只是旧有秩序的结束，也可能同时开启另一场新的创造。